

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
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

牺牲带

(小说连载 22)

□ 白占全

清真观(下)

留誉(上)

“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形势一片大好。然而,蒋介石在结束中原大战之后,调集 10 万兵力,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。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、朱德指挥下,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和中央突破战术,向苏区中部渐次转移。12 月 29 日,敌十八师两个旅孤军深入龙冈,红军以优势兵力围歼该敌,并活捉敌前线总指挥、十八师师长张辉瓒。红军向东乘胜追击,在东韶歼灭敌谭道源半个师,其余敌军逃窜。红一方面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,五天打了两个大胜仗,歼敌一万三千人,缴获武器一万二千多支,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。”

“第一次围剿失败后,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率领 20 万兵力,采取稳扎稳打,步步为营的方针,于 4 月 1 日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二次围剿,企图包围并消灭红一方面军主力于赣南,苏区中央局经过反复讨论,接受毛泽东意见,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,将主力南移至广昌、宁都、石城地区,集中兵力,先打弱敌,然后自西向东横扫,各个歼灭敌人。4 月 23 日,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、朱德指挥下,转至龙冈、东固地区,隐蔽集结。5 月 16 日,红军突然发起攻击,半个月,红军连打五次胜仗,自西向东横扫七百里,歼敌三万多人,缴获枪支两万余,占领了赣东、闽西北广大地区,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,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。”

杨思源讲完,陆野带头高呼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,建立苏维埃政府”“废除苛捐杂税”“贫苦农民组织起来,建立农民协会”“没收地主恶霸的财产,分给贫苦农民”“向中央红军学习”等口号,结束会议。

开完会,群众散去,游击队战士整队出了清真观。一出清真观门,高豹子径直向道观背后走去。陆野高声喊:“豹子老弟,豹子老弟!”高豹子头也不回地向贺兆林的尸体走去。野鸽子见她哥朝道观背后走,也跟着走了过去。陆野让游击队在道观前停下,叫了两个战士,随他一起去看高豹子。陆野走过去时,高豹子已经把贺兆林的尸体从麦地边抱到了道观背后墙底凉阴阴处,坐在贺兆林尸体旁发呆。陆野说:“豹子老弟,不要伤心,枪毙了贺兆林,为民除了害,你应该高兴才对。”

高豹子撇着脸,没好气地说:“枪毙了我的好兄弟,我能高兴起来吗?”

野鸽子说:“贺兆林做了许多恶事,他是死有余辜,不值得哥为他伤心。”高豹子恼火地说:“滚一边,你懂什么!”

陆野说:“贺兆林人已死,我们回去,看看他的那几个亲信,谁愿意送他的尸体回河西。”

高豹子叹息着说:“我总不能叫贺兆林的尸体让野狼野狗糟害吧!”

陆野说:“你先回,我已派两个战士照看贺兆林的尸体。”

野鸽子强行拉起她哥,返回道观门口。陆野安顿了那两个战士后,也返回道观门口,带着队伍向辛庄走去。

队伍一到驻地,提前回村的群众已带着锣鼓来到了王继美院子,自发的敲打起来,庆贺晋西游击队成立。陆野安

排马利民给脑畔插好红旗后,到二楼贺兆林亲信窑洞,打开门锁,陆野、高豹子、野鸽子带着枪进了窑洞。贺兆林的六个亲信全在炕上坐着。高豹子低着头,脸阴沉着,一言不发。

陆野说:“各位弟兄,贺兆林已被游击队枪毙,你们虽是他的亲戚,但不论是谁,贺兆林不会影响大家的出路。现在征求你们意见,你们几个如果愿意参加红军游击队的,我们欢迎,如果不愿意参加游击队,要回河西的,我们每人发给五块银洋的路费,不过,对你们有一个要求,就是把贺兆林的尸体带回去。”

陆野说完,张天星、周二模从炕上溜到脚底,张天星说:“我、周二模和贺兆林只是个远亲,虽然沾亲带故,但对他的恶习和行为早就看不惯了。游击队枪毙他,不能怨人,是他咎由自取。我看到游击队待人处事坦坦荡荡,公正无私,从来没有猫猫狗狗,都是做正事干大事的人,我已决定参加游击队,和大家一起闹革命。”

周二模急急巴巴说:“我一贯说不了话,但心里头的想法和天星哥一样。我也愿意参加游击队,跟上陆队长干。”

陆野拍拍张天星和周二模的肩膀说:“好啊,欢迎你俩参加游击队。一会过来换衣服。”

其余四个人曾跟着贺兆林干过一些见不得人的坏事,自觉在人前抬不起头来,也觉得没脸在这儿待下去,坐在炕上低着头不说话。

陆野说:“你们四个半天不言语,是想回河西了?”

四个人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陆野说:“想回可以,带上你们的枪,拿上五块钱路费,甚时想参加游击队了再回来,游击队的大门随时向你们开着。贺兆林既是你们的亲戚,又在土客行里和你们一块摸爬滚打过几年,回家时,你们绑扎个架子,把他带回老家。”

四人点头应诺,高豹子举手抱拳,谢过四位说:“辛苦四位小弟。贺兆林是我的磕头弟兄,烦请四位小弟一定安全地把他送回老家。大家都是穷家薄业,我这儿还积攒了点钱,你们每人再带上两三块以贴补家用,另外给兆林家带上二十块钱的安葬费,也不枉弟兄们相处一回。你们走时,看灶上有甚能带的干粮,尽量多带点。”

四人千恩万谢大当家的,刘天平说:“我们只带陆队长给的钱和贺兆林的安葬费,你给我们的钱就不用了,你花不了,留给游击队,游击队也并不宽裕。至于贺兆林的尸体,我们日夜赶路,保证完好无缺地把他送回老家。饭后我们就动身回河西。”

刘天平说完,高豹子转身出门,不一会就带着三十二块银洋过来,给每人衣兜里硬塞了三块钱,剩下的二十块钱给了刘天平,委托刘天平把钱交给贺兆林父母。并告知贺兆林父母,贺兆林是因贩烟土,被官方打死的。

饭后,刘天平四人领了钱,带了一些吃剩的馒头窝头,绑扎了一个可躺人的网状软索木架,带着木架和高豹子一起去了清真观,野鸽子不放心她哥,也跟随而去,直到刘天平四人抬走贺兆林,高豹子、野鸽子才随两个照看尸体的游击队员一起返回驻地。

五六天后,暖泉农会刘卫军、刘谋新背着土枪来到辛庄游击队驻地,要见陆野队长,被门口的两名岗哨拦住。刘卫军说:“我是暖泉农会的刘卫军,麻烦二位回去通报一声。”

门岗说:“你在糊弄人,我怎没听说暖泉还有个农协会?”

刘卫军说:“没糊弄你,是你不知道,你回去问问陆野队长就明白了。”

没想到,这个门岗倔,脸阴沉沉地说:“我才懒得跑回去问询。”

刘卫军解释说:“兄弟有所不知,前几天,陆野队长带人前往暖泉收拾恶霸财主刘鳌海时成立的,你可能没去,所以不知道。”

另一个门岗说:“此事听说过,还火烧了刘财主的高利贷欠条,给群众分了不少粮食。”

刘卫军恳求这个门岗说:“既然兄弟知道此事,那就烦请您回去通报陆队长一声,我们有紧急情况要向队长报告。”

这个门岗说:“使得。那你们等着,我这就回去通报。”

门岗说罢,转身进了院子。不一会出来,笑眯眯地说:“陆队长让你们进去。他在脑畔二楼边窑。”

刘卫军、刘谋新背上土枪,进了院子,踏着台阶上了脑畔,找到陆野房间。陆野正和杨思源商量事情,看见刘卫军和刘谋新进来,立马站起来说:“你们这是从哪来?”

刘卫军说:“从暖泉专门过来,有情况向你报告。”

陆野向杨思源介绍:“这是中阳暖泉农会的刘卫军主席和刘谋新副主席。”

杨思源和他们握了握手说:“二位辛苦了。”

陆野说:“这是游击队政委杨思源同志。”

刘谋新紧紧地握着杨思源的手笑笑。刘卫军说:“杨政委好。不辛苦。”

陆野说:“卫军,你刚才不是说有情况要报告吗?”

刘卫军说:“是的。”

“说吧。趁杨政委在,让他也听听。”

“留誉镇是中阳县南部的一个商贸大镇,镇上有一支巡缉队,本应该是缉拿外来盗匪,维护地方治安的,可是这支巡缉队却包揽诉讼,收取税银,巧立名目,向群众强行索取钱财,群众苦不堪言。若有不服从者,轻者吊打,重者关押。”

陆野恼火地说:“这支巡缉队也太猖狂了,我们先收拾了这狗日的。”

杨思源也说:“是该收拾。不过,这是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战,我们必须摸清情况,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。”

陆野问:“卫军、谋新,你们知道巡缉队的具体情况?”

刘卫军说:“具体不清楚。听说有二三十人。”

刘谋新说:“武器装备都是步枪,没有重武器。”

陆野问:“巡缉队驻地怎样?”

刘卫军说:“前段时间刘卫平进过碉堡,据他说巡缉队住在镇子脑畔横岭碉堡里,碉堡跟前有三眼窑,碉堡周围挖有壕沟。”

陆野说:“碉堡在镇子脑畔,地理位置险要,我们不得小觑。”

杨思源说:“我们必须提前观察好地形,研究一个可行的攻打办法,切不可贸然进攻。”

四个人正说着话,野鸽子从门进来,听他们说说要攻打留誉镇巡缉队碉堡,蛮不在乎地说:“一个孤堡有甚可怕的,我们过去一个冲锋就打下来了。到时,我的那个班打头阵。”

陆野说:“你也太小看敌人了。虽是一个孤堡,但碉堡四周挖有战壕,我们只要发起冲锋,敌人居高临下射击,吃亏的还是我们。碉堡打不下来不说,战士们还会有很大的伤亡。”

野鸽子反问道:“那你说怎办?”

陆野说:“我们正在商量办法。”

野鸽子说:“那得实地去看,找个突破口。在暖泉,刘卫平就说巡缉队长说有二十来个人,巡缉队的人数我们已掌握,就地形不了解,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看。”

杨思源说:“我们没有重武器,攻碉堡必须慎重,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,才可行事。明天我们派人侦察后,再做决定。”

陆野说:“政委说得对,首次战斗,必须有把握才行。明天我和李忠良、野鸽子去侦察,弄清楚具体情况,再做决定。”

陆野回头对刘卫军和刘谋新说:“留誉镇巡缉队肯定要收拾,明天我就去侦察敌情,你们先回吧,回家静候消息。”

刘卫军、刘谋新吃了晌午饭,返回暖泉。临走,刘卫军对陆野说:“我姑舅杨开明在留誉街上开个小饭馆,你们去了可以找他帮忙。姑舅人实诚,不会有问题。”

次日凌晨,陆野、李忠良、野鸽子三人骑着马早早出发,依然穿越上顶山密林,走暖泉,顺路叫上刘卫军,走青楼,过和尚岭、龙王山,顺留誉川沟,直达留誉镇。到镇子时,已是晌午时分,刘卫军带着陆野他们直接走到他姑舅杨开明开的誉满川饭馆,每人吃了一碗肉炒烙疙瘩面。

吃完面,喝了面汤,杨开明问:“卫军姑舅,你今天带着人来,一定是有甚事吧?”

刘卫军支支吾吾地说:“是……是……有个事情。”

陆野说:“既然卫军肯带我们来你饭馆,说明他能信得过你。不瞒你说,我们今天就是奔着山上住的巡缉队来的。”

杨开明说:“巡缉队平时住在碉堡,逢集遇会和收税时才到镇里。队长叫李福厚,此人长得人高马大,留着八字胡,经常下到村子里要吃要喝,一时怠慢,不是枪托砸,就是捆起来吊打。周边村子里好多人都挨过打。为了和人索要钱财,故意给人捏造罪名。听人说,这家伙索要钱财,曾指使手下打死过人。周边人恨死了这家伙,可也没法,只得忍气吞声。”

陆野说:“巡缉队有多少人多少支枪?”

“大概是二十四五个人,每人背一支枪,也就是二十四五支枪。”

“上碉堡有几条路可走?”

“巡缉队员一般从阳坡狭窄小路上下。后沟有条上山土路,勤杂人员或其他有事要进碉堡的人只能走后山小路。碉堡四周挖有壕沟,到了山顶要进碉堡,必须让碉堡里的人放下过壕木板才行。”

“我们从后山上去详细看看。”

“你们得拿上锄头,装成锄地的农民。要不然,被碉堡里的巡缉队员发现,会打乱枪的。”

杨开明拿出两把锄头,又从邻居家借了一把锄头,交给陆野他们,又拿出三块半新旧毛巾,让陆野他们箍在头上。箍好毛巾,陆野、李忠良、野鸽子各自扛着锄头,刘卫军顺手扛起门口的一把锄头也要去,陆野说:“卫军,你不去,人多容易被敌人发现。”刘卫军不高兴地扔下锄头,转身回到店里。

陆野带着李忠良、野鸽子走后沟土路上山,三个人分散到碉堡附近的两块地,一边锄草一边观察,陆野锄了几锄头草,圪蹴在地上做挽草状,详细观察地形,砖砌碉堡在靠近沟畔的一块地里,碉堡靠近沟畔有三眼砖接口窑,碉堡四周夯土墙不足一人高,墙下四周挖有丈余宽的壕沟,通往下山土路豁口架有木板桥,平时木板吊在半空,巡缉队员及其他勤杂人员进出才放下,碉堡顶有一人在放哨,木板豁口有两人守着。陆野详细看完,招手让李忠良、野鸽子下山。陆野走出地,李忠良、野鸽子看见陆野出了地,他们也扛着锄头跟在陆野后面下山。